

清儒學案

世章



伍捌

清儒學案卷一百十九

天津徐世昌

鐵橋學案

鐵橋博聞強記校讐輯錄孳孳不倦校定諸經文字治淡
長之學審文定聲成書斐然由博反約之效也述鐵橋學
案

嚴先生可均

嚴可均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嘉慶庚申舉人精於考據之學
弱冠卽出游足跡半中國歷受陽湖孫氏星衍及同邑姚氏文
田校書之聘道光二年赴官建德縣教諭後以老病辭職歸著
書不輟先生與姚氏文田同治說文譌說文長編區爲七類將
撰次爲疏義書未成乃先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爲

校議三十篇專正徐鉉之失書中多采姚氏說卽題二人同譔
又取長編中聲類鐘鼎古籀文篆篆類別出爲書聲類字母相
從與姚氏聲類同例惟姚氏書始一終亥依本書原第先生則
以聲分類專明古音又作聲類出入表以示古音通轉所採古
篆籀皆用手拓本不足則博采金石學諸家書自上古迄秦下
及三體石經名曰說文翼又與丁溶同治唐石經爲校文十卷
謂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據注疏釋文及唐以前所徵引
者爲之證嘉慶中敕開全唐文館館臣屬先生搜集唐碑爲王
昶金石萃編所未載者遂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得
三千四百九十五家蒐羅殘賸覆檢羣書字句小異同無不校
訂手自寫定不假旁助唐以前文咸萃於此又校輯經子羣書
數十種合所譔述爲四錄堂類集其詩文集曰鐵橋漫稿

參史傳

湖州府志
鐵橋漫稿

說文聲類序目

古無韻學易詩騷賦鏗鏘諧適節奏天成不限韻無非韻也典
午播遷而音變至陸法言作切韻而音尤變後乃奉爲科律罔
有違言而三代古音十厘一二存矣吳氏棫鄭氏庠陳氏第顧
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孔氏廣森先後挺生古音漸顯論其
所轅大率後來者居上然猶尙不備且非定論也可均以爲漢
儒去古未遠而說文幸存說文諧聲財六之一實逾大半竊據
其成業譔說文聲類二篇以聲爲經以形爲緯爲檢字者之不
易輒借廣韻二百六部建立標題分爲十六類合爲八類又大
合爲四類眾類聯比各循其次上下關通陰陽混一順逆互轉
首尾循環其合也一統無外其分也毫釐有辨同類相授各有

建首母子相生母別爲紐子又生子系綴母後廣其變通之路
審厥出入之由夫而後羣經有韻之文皆可讀古人假借之法
無不包矣

之類第一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
入聲職德合爲一類

支類第二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
入聲麥錫合爲一類

脂類第三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霽
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怪夬隊廢入聲質術柳
物迄月沒曷末黠轄屑薛合爲一類

歌類第四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
箇過禡合爲一類

魚類第五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
御暮入聲鐸陌昔合爲一類

侯類第六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遇入聲
屋燭合爲一類

幽類第七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幽尤蕭上聲黝有篠巧皓
去聲幼宥嘯入聲沃合爲一類

宵類第八

上

按本書廣韻平聲宵肴豪上聲小去聲笑效
號入聲覺藥合爲一類

蒸類第九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澄合爲一類

耕類第十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靜勁徑合爲一類

眞類第十一

按本書廣韻平聲眞諄臻文欣魂痕先上聲軫準吻隱混很銑去聲震稭問欣恩恨合爲一類

元類第十二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元桓寒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潛產獮去聲願翰換諫襴霰線合爲一類

陽類第十三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陽唐庚上聲養蕩梗去聲漾宕映合爲一類

東類第十四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用絳合爲一類

侵類第十五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侵覃咸銜凡冬上聲寢感范去聲沁勘陷梵宋合爲一類

談類第十六下

按本書廣韻平聲談鹽添嚴上聲敢琰忝儼檻去聲闕豔栳醜鑑入聲合盍葉怙狎業乏合爲一類

後敘曰武進張氏惠言先余治古音嘉慶辛酉余將撰說文聲

類與議通轉之例曰媪從昱聲讀若奧奧從弄聲昱在眞類弄在元類媪與在幽類而得聲何也張氏曰其從七之轉乎余曰然及烱余有浙西之役舟車旅館中始知橐其明年南踰嶺而橐再易焉余又思鄭君注禮曰聲相近故也又曰聲之轉也相近則有界限轉則無界限而謂必從某類轉與某類通或未盡然且漢儒論音無所謂通何侶但言轉不言通之尤當也則刪改爲三易橐本未繕寫而張氏卒於京師余既痛失此良友又以張氏勤學好著書未竟其業而余書通轉之例實由張氏一語發之存余書所以存張氏也遂彫板行之其三易橐本嗣出亦並行也

說文翼序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而文字興焉由倉頡史

皇沮誦以迄夏殷文字殊體莫可殫究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懿厲以降政衰教廢宣王太史籀乃作大篆十五篇是爲籀文因以前此者爲古文古籀並行數百年至春秋之季文字大壞故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無如列國各阻風教言語異音偏旁俗作積習因仍人私己是雖欲正名奚其正及秦并天下李斯乃奏同之使下杜人程邈作小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乃隸書踵行人趨省便漢革秦命變用草書隸似篆去其繁重如秦權秦斤秦量是

漢器銘之似篆非篆者皆隸也東京中葉後始有禮首微尾之體而隸又變

草似篆亦似

隸體勢迅疾不求工整如古器銘之聯綿糾結者是

說文漢興有草書卽

藝文志蕭何草律是也其實先秦有此體漢初行用始定名爲草書耳草書者藁書也阮錄有乙亥鼎其文卽薛帖之晉姜鼎是古籀有草書之證東京章草則草隸也張芝等乃變而又變者隸草皆出於古籀後乃譌以

傳譌迷失本根能明倉頡讀者僅矣通人揚雄采爰禮等說順
續倉頡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順續訓纂作十三章凡百
二章六千一百廿字羣書正字尙未備也汝南許君乃集眾家
大成博問通人作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卅部九千三百五十
三文網羅故籍窮究萬原淘汰褒詞折衷古訓其先秦以來疑
文惑體稍乖六書之誼者皆覈實之改定之發除之甄豐等體
不復采彛倉史再生日月長燿孔子未竟之志至此苗髮無餘
憾洵文字之宗聖之亞者也後此若呂忱字林楊承慶字統顧
野王玉篇凡十餘家皆席許君成業蒐討附益亦足資考鏡而
其學不逮勞其流而昧其原徒煩亂耳有唐而下略窺說文僅
一李善其李陽冰顏傳經唐元度徐鉉徐鍇張有戴侗李文仲
等非武斷卽固陋尠能涉許君樊衛者國朝崇尙經術鴻儒碩

彥先後挺生家譚漢學戶蓄許書晦冥千年霸然昭朗求其淹
貫故訓僅或一二人餘皆怙憑轆固狃於成說未能觀其會通
雖各有所得難可謂之通才也夫說文者經典之總龜也孔子
寫六經河閒得先秦古書皆古文經師不盡識故屬讀不同誤
釋亦不少諸儒漸次是正其緒論具見于說文而非觀其會通
不得也何者說文皆本字經典多假借且以隸寫古籀而古籀
相沿又多疑文惑體軼出說文外十常二三淺儒昧于形聲未
極古籀之變泥守本字失其假借以此治經扞格牴牾在所不
免然此軼出說文外十常二三者以形聲求之說文無不有非
遺漏也卽所假借亦不離本字遠也唯不知形聲故不知假借
也夫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厥誼明了形聲者據形爲誼依
聲爲讀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隨勢移易正

反向背唯變所適或聲兼誼或但取其聲或省或不省或取同類爲形或取聲近爲聲往往一字而十數異體說文僅收其一
一可包十數也假借者或取形近或取聲近或取偏旁半字望
文改讀聲隨誼轉說文列字十數十數可貫于一也故會而通
之然後能治經然後能極古籀之變而見說文之所彛者精所
賅者廣也然而古籀廢絕二千年于茲又孰從而極其變也說
文所載重文後人或有增加真僞參半郭忠恕汗簡六篇所輯
皆漢魏六朝唐人手筆點畫失真詮釋寡當夏竦四聲切韻尤
譌謬于二書中求所謂夏商遺迹未有也有亦未審信也說文
言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知許君記字參稽金刻爲多自宋以來三代法物日出而不窮
其文字喬皇涓茂倜傥離奇說文不盡有以形聲求之都可識

也古時字少以假借通之不勝用也今集泉刀布幣鐘鼎槃匱
戈戟等銘皆手拓本有不足則取諸攷古圖博古圖嘯亭集古
錄薛氏鐘鼎款識法帖阮氏積古齋編錄及壇山石鼓等石刻
而以秦篆終焉不收漢篆唯魏三體石經之古文或原出竹簡
亦附采入輒依說文部居始一終亥以類相從有條不紊援據
出處信而有徵省說其文詳解其字抉索幽眇剖析疑似以函
蓋萬有開豁眾蔽語許君所未盡語通經典所不易通庶幾羽
翼說文俾後之君子知形聲假借之方焉自春徂冬而橐初竟
罍漏失誤儻所難辭許君可作將許我乎

唐石經校文序

余年十六始治經得明國子監及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三家村
中沾沾自喜逮弱冠後與通人游獲見宋板十行等本始知今

本不足多旣又思若漢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紹興各立石經今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巍然獨存此天地閒經本之最完最舊者志欲通校一再過購得褻冊本有補字可疑屢校屢輟業乾隆乙卯春入都往來諸藏書家所見益廣其明年嘉慶改元知葉編修紹樞得舊拓本散片又明年二月假榻葉所取今本與石經對校凡八閱月十二經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校皆再過乃益審知今本遜宋板本宋板本遜石經而石經又非善之善者人爲之亦時爲之也夫唐代四部之富莫如開元經學之盛莫如貞觀假使石經立于貞觀或開元有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及元行沖之徒據晉宋古本刊正積非歸于至當必視大和有加矣然欲方駕熹平亦斷斷不能後更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散亡文

宗搜訪遺書稀少古本鄭覃唐元度卽篤于經學下陸孔一等
所據不過隋唐行本非能軼晉宋而返之古劉洵言石經立後
數十年名儒以爲蕪累皆不窺之唐末無名儒皆窺皆不窺等
閒耳而石經不滿人意亦因此可知余故謂非善之善者人爲
之亦時爲之也然而後唐雕板實依石經句度鈔寫厯宋元明
轉刻轉誤而石經幸存以之復古則不足以正今誤則有餘世
閒無古本石經卽古本矣奈何八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誤信史
臣有蕪累之譏棄置之尠或過問者閒有一二好古之士亦與
冢碣寺碑同類而竝道之康熙初顧氏炎武始略校焉觀其所
作九經誤字金石文字記刺取寥寥是非寡當又誤據王堯惠
之補字以誣石經顧氏善讀書者猶尙如此況其他乎夫石經
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治經不及見古本而并荒石經匪直荒

之又交口誣之詎經之幸乎余校石經欲爲今本正其誤爲鄭
覃唐元度釋其非爲顧氏等祛其惑凡石經之與今本互異者
磨改者旁增者錄出三千二百廿六條理而董之據注疏釋文
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而石臺孝經附其後
焉分爲十卷題曰唐石經校文刻板嶺南後乎余而治經者當
有取乎此

鐵橋漫稿

孝經鄭注考

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注與王儉書云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
類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陸澄善讀書者語非無因然猶
未考鄭所注書其時有先後孰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
爲不相類宜也陸疑爲不相類者非謂朝聘巡狩郊祀明堂喪

服並非五刑也何以知之宋齊注本五刑未必如釋文所據本之凌亂卽未必不相類也不相類者蓋法服耳法服何以不相類鄭先事第五元又事張恭祖又事馬融從質諸疑義蓋法服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知者今之孔傳所言五服五章實卽馬融書注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足以明之馬融兼衣與旗爲四章加祭器而五章三辰在旗亦在衣宗彝在祭器不在衣故數三辰不數宗彝馬融又逆數黼黻粉米藻火大夫不得服黼黻士不得服粉米今攷孝經注天子諸侯服用馬融說不數宗彝亦用馬融說大夫士服鄭意以馬融說未安故順經爲次鄭意又以天子至士服皆至于黼黻今注黼黻上有闕文此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注孝經在先是初定之說異日注禮注書是後定之說陸澄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

爲不相類宜也竊見鄭學積漸而成由淺而漸深由疏而漸密
注三禮成而學乃大成三禮唯禮記至賾故鄭注禮記用力尤
勤參互推求以定畫一小有不類便出之爲虞夏爲夏殷爲魯
爲晉霸制與周制區分爲五故無不類然而初定之說猶橫積
於胸中改之不盡也卽如禮器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汎言耳
于虞制何涉縱欲以服章況譬在周言周可矣而注云謂若天
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卽初定之說孝
經注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其餘逐漸更移如注王制云
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虞謂虞書夏者文便故注下文
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又注郊特
牲王被袞以象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袞用天玄
卽是象天不必日月星辰魯未王不必如公羊黜周王魯鄭云